國朝先正事略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吳文端公事畧

吳公諱琠字伯美山西沁州人也順治十六年進士知河南確山縣邑遭明季流寇殘破公招徠戶口墾田歲日益以方畧捕獲盜魁戴鷹宇杖殺之大軍征雲南邑當孔道輿馬糧餉先事嚴辦而民不煩康熙十三年以卓異入爲吏部主事歷遷郎中十六年遷鴻臚少卿尋轉光祿少卿通政司右參議魏敏果公象樞亟稱其賢二十年　特擢右通政二十一年任太僕卿越三月擢左副都御史請復　敕督撫巡方疏曰令甲督撫于

命下之日卽杜門謝客涖任守令不得參謁上官凡有舉劾不過據道府揭報及胥吏訪聞愛憎毁譽眞僞相亂督撫無由知革火耗而火耗愈甚禁私派而私派愈增請　敕直省督撫親歷各屬以知守令賢否或謂巡方恐勞擾百姓夫督撫賢則必能禁送迎卻供應如其不肖雖端坐會城而暮夜之饋踵至矣豈獨巡行足以勞民哉又疏曰巡撫及巡守道無一旅之衛而提鎭各建高牙前日撫臣如馬雄鎭道臣如啟泰雖懷忠秉義空拳莫施向使各有兵馬奚至束手宜及此時復舊制使巡撫巡守道仍各督兵馬減提督增總兵分一鎭爲數鎭以聽督撫節制則無尾大不掉之患矣二十八年除兵部右侍郎尋　命

巡撫湖北湖北自裁兵之變黠猾卒指仇人爲賊黨株連不已
公槪不究訊懲其妄訐者人心大定淬厲所屬郡縣俾爲良吏
恬終則糾繩無少貸陝西饑流民入湖北令有司分賑全活數
萬人三十一年
上念陝西西安雨水不調襄陽地近西安　命截留湖北漕米
十萬石貯荆州備賑既而　命以荆州兵船載運至襄陽公與
糧道王道熈議以兵船灣泊大江必由漢口溯流西上方抵襄
陽計程二千餘里今原運漕船將次撤回莫若乘夏水令原船
順道運赴襄陽僅七百餘里卽以便宜行具奏
上嘉之八月以內憂去任賻贐一無所受曰非吾母志也三十

三年

上以公有守有才　特用爲湖廣總督三十四年奉　旨酌裁湖廣額兵公區畫得宜人情帖然武岡州牧任三益激民變立捕其爲首者置之法而劾罷州牧故事土司見州縣吏不敢抗禮後大吏稍稍優遇之漸以陵吏公至絕饋遺飭謁見長吏如故事無敢肆者奏增湖廣鄉試解額

上命並增各省解額三十五年陞左都御史既視事自戒曰昔賢有言司風紀者當養人廉恥不專以彈劾爲能吾謬掌臺端要在正己率屬其可見事風生以褻憲體乎三十六年典會試是歲五月

上北征回鑾顧迎　鑾諸臣褒左都御史吳琠及河道總督張
鵬翮居官之廉潔曰又　諭諸臣曰吳琠居官卽爲所參劾之
人亦以清官好官稱之百姓尤深感服閱數日以公爲刑部尙
書而以張公爲左都御史三十七年進保和殿大學士兼刑部
尙書公熟於朝廷故事中外章奏可否見輒洞然其有往事可
援據者雖久而不忘奏對皆竭忱悃
上每稱善所薦引皆廉能吏三十九年會試公以右臂偏枯引
疾　特命爲總裁官六月　御書風度端凝額賜之四十一年
具疏乞休同官代奏請
上曰吳琠爲人誠實豈可聽之去嘗以　御臨米芾千字文賜

公題其後曰吳琠寬厚和平持己清廉先任封疆軍民受其實惠朝中之事面折廷爭必得其正朕甚重之故書於後以紀其能得大臣之體四十四年薨於位公居政府室無妾媵口不言清每語任外吏者曰地有遠邇俗有良澆然愛財惜命民情則一也能體此念自爲良吏矣遺疏入

上遣重臣奠茶酒　予祭葬如典禮謚文端所司奏大學士鈌

上以公喪未歸縣鈌弗補　諭曰朕心殊不忍也翰林院進所撰祭文　諭曰大學士吳琠賢行甚多敕改撰其文有曰潔已奉公正身率屬總憲綱而丰裁卓立掌邦禁而讞獄持平愼以居躬清能容物其知公也深矣初沁州薦饑公糴米賑之全活

甚衆有司議增沁糧一千三百兩公力爭改正沁人德之立祠以祀雍正十年　詔入祀賢良祠子四長時謙康熙三十三年進士

張文貞公事畧

公諱玉書字素存江南丹徒人父九徵字湘曉順治二年舉鄉試第一九年成進士博學礪名節歷官文選郎出為河南提學僉事以公清著兄玉裁字禮存九歲通五經康熙丁未廷對直刺部院督撫陋弊讀卷者歎曰此長沙痛哭書也遂以一甲第二人授編修有名於時弟仕可恕可皆進士公以順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康熙十五年擢司業遷庶子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九年進講乾清宮

上問理學之名始於宋否公奏道理具在人心宋儒講之加詳耳

上曰日用常行無非此理自有理學名目彼此辨論而言行不符者甚多若不居講學名而行事允合此卽眞理學也公以講幄奏對稱　旨加詹事銜陞侍講學士二十年擢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教習庶吉士二十二年遷禮部侍郎兼掌翰林院二十三年丁父憂　特遣學士王鴻緒奠醊服闋擢刑部尚書二十七年開音布監督高郵州石工奏請閉塞支河口爲中河蓄水

仁皇帝命公偕圖納往勘並徧閱毛城鋪高家堰及海口情形詳加審度瀕行

上謂公曰此行是非可否當秉公陳奏不可效熊一瀟託故推

誘也公叩頭領　訓先是開音布疏劾高郵州河員擅開減水三壩請議處比公至卽馳奏河員開壩乃循舊例無罪開音布瀆奏應議處八月還京疏言奉　命勘閱河形黃河西岸出水頗高年來大水未曾溢岸則河身淤塞之說非也海口岸寬二三里河流入海絕無阻滯諸減水壩應如舊閉塞惟中河一道利濟舟楫得此免涉黃河百八十里之險殊關緊要但形勢逼近黃河既不可挑寬而太狹又不能容納運河及駱馬湖之水謹按蕭家渡楊家庄新庄口有衝決舊河之處請飭河臣增建減水壩相時宣洩則中河舟楫可以長通其支河口應如開音布所奏永行閉塞奏入均如所議是年冬奉　特旨往浙江按

事調禮部尚書明年三月

上南巡駐蹕蘇州公自浙江還復命又明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三十年冬命閱河工還朝繪圖以進時河臣靳輔請於高家堰增築小隄

上問公另築小隄有益否公奏曩者黃漲時淮流被逼故洪澤湖水視昔為高今擬築小隄之處去高家堰不遠河湖水漲即高家堰之大隄且不可保築小隄何益不如其已又言高家堰一帶河工惟史家刮至周橋最為衝要不急於此處重設隄防雖多築隄數重無益臣度史家刮至周橋約一萬四百餘丈請飭河臣迅速加築此今日河工急務也

上深以爲然二十五年

聖祖親征厄魯特　駕臨克魯倫河賊聞風奔竄　敕大將軍費揚古扼要路邀戰斬殺幾盡時公從征沙漠預幃幄之議

上曰朕愛養元元以率土乂安爲念噶爾丹旣受重創從此邊境寧謐必永享昇平之福公奉王公以下文武百僚賀表以進行慶賀禮尋充方畧正總裁先是公聞母疾請假三月得歸省

御書金剛經五部賜其母幷　賜天廚鹿尾供甘旨至是丁母艱復業　賜奠　御書松蔭堂額賜之爲其母何太夫人身後光也三十八年

聖祖南巡公跪迎道左　賜賚有加時

上親酹明太祖陵大書治隆唐宋四字卽　命公從兩郡王捧
安陵廟三十九年服未闋奉　召入閣視事時河臣張鵬翮奏
河工事宜
上問公奏對甚悉乃降　旨諭河臣曰昨問大學士張玉書據
稱河水尚大高家堰俱爲湖水所侵如是則泗州盱眙安得不
被水災河身之淺深以洪澤湖水之高下爲驗今聞洪澤湖之
水比甲子年尙高數尺可見河身未曾刷深恐高家堰之隄過
此以往未可知也四十年扈　駕南巡　賜銀千兩並　皇輿
表等物四月　駐蹕蘇州　命偕學士揆敘閱召試諸生卷得
汪泰來等五十三人尋　駐蹕江甯又偕揆敘等閱卷得錢榮

世等五人及　御舟次高資港公奏曰前去京江不遠臣之敝
廬在焉若城中無駐蹕之地輿情雖切未敢恭迎　御輦入城
請　行幸江天寺留駐數日與　親臨鐵甕城無異也得　旨
張玉書懇求諳切姑再留一日　賜御書恭儉爲德匾額一楹
聯一尋　賜金山月夜詩一幅又頒　御用東珠涼帽及各種
服物四十六年張公鵬翮請開溜淮套河恭懇　聖駕親臨相
度二月　聖駕自京起蹕及　御舟泊清河口
上親往武家墩周視良久見所樹標竿多爲民塚非掘塚不能
開濬
上惻然乃召河臣極斥其非河臣語塞叩頭請罪公奏曰向者

老人白英曾有引汶水分南北之議策之善也不若別作壩引汶水通漕其下流專以濟水敵黃黃水趨海此萬世之利也上善其言四十九年以疾乞休 溫旨慰留五十年五月從上幸熱河甫至疾作數 遣御醫調治不能起未及繕遺疏而薨壽七十薨之日 賜帑金千兩庀喪具又 命內務府監製帳幔沿途護送至京 諭稱公耆舊老臣久任機務直亮清勤下所司優卹 御賜挽章 親書頒發加贈太子太保謚文貞五十二年奉 旨大學士張玉書久任機務小心恪慎懋著勤勞朕追念難忘伊惟一子張逸少可從優陞侍讀學士以示篤眷舊臣之意公學問淵雅風度嶷然年二十登仕籍父

聖祖知遇凡五十年爲太平宰相二十年朝夕啟沃得大臣體在講幄每據經義納忠莫由得其獻替之迹詞臣曹禾疏請封禪公謂非古禮建議駁之事遂寢公退清齋讀書盥匜無妾媵友愛之篤比於蘇氏性淡薄不肉食夜臥未嘗解衣辨色即起每食粥一甌麤糲一盂或山藥少許封公貽書戒之曰此非養生之道也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耶公悚然爲加餐封公研精三傳於明代人物能纚舉其世系與其門生姻戚公總裁明史多稟承家學焉所作古文辭及制舉業皆舂容典雅渢渢乎盛世之音文集中拖諾山狼居胥山二碑敘述

聖武神功最爲詳贍足以昭示萬世紀平定江南滅闖獻二賊

及三路進師下雲南平水西賊等事皆得諸耳聞目見足以彰
開國之鴻猷其餘碑誌亦多　國初將相事跡可備考核燕許
大手筆蓋無愧云雍正中　詔入祀賢良祠

于清端公事畧　孫準

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甯人順治十三年以副貢知羅城縣年四十有五矣臨行與友書曰兹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烟瘴地官廨在叢篁間插棘爲門虎白晝行庭中公累土爲几案旁置爨釜一盂一召吏民從容問疾苦皆感公至誠益樂就爭輸田賦初鄰猺歲率三四至殺掠人畜公嚴保伍勒鄉兵將擣其巢猺懼自投不敢復犯界數遣子女問安每春時命兩猺舁竹轝行田野中見力耕者輒呼與語相勞苦民率婦子羅拜或坐樹下與飲食笑語歡如家人公獎勤扶惰民大勸始至從僕皆死亡羅人憐公閧斂金錢

跪進云知阿耶苦聊供鹽米資公笑謝曰我一人何須此可持歸市甘旨奉若父母一如我受也居數年家人來羅人則大喜又進金錢如初公仍卻之衆泣公亦泣在羅城七年招流亡修學校增陴浚隍定昏喪之制以卓異遷知合州羅人遮道呼號追送數百里一眇者獨留不去公問故曰民習星卜度公橐中裝不能及千里民技猶可資以行也公竟賴其力達合州州領縣三遺黎才數百人正賦十五兩而供役繁重府帖下取魚公曰民窮極矣安所得魚卒不與且極陳民困狀盡裁革之一僕一羸馬自隨貸牛種招集流亡旬月間得戶千計再遷黃州同知駐岐亭地多幽壑汊湖為盜藪公捕得九人大集諸父老曰

能保後不爲盜者貰之保二人其七人卽諸爻老前取大索駢縶悉坑之衆股栗又獲巨盜彭百鈴貰其罪令捕盜自贖無脫者巡撫張公朝珍器之舉卓異吳三桂反檄攝武昌府事問禦亂策公言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徵張公已草奏與公意合遂盡以兵事屬公時大軍雲集供億皆叱嗟辦惡少憑禁旅爲姦公立置之法白大將軍申軍令甲士擁公譁公不爲動徐歛去謀指武昌大姓通賊以藏兵器爲徵公言巨室多避兵梁子湖藏械備他盜無足怪跡之果無他遷知建甯府奏改武昌大兵征岳州檄造浮橋於蒲圻賊驟至公入城守橋以山水暴漲圯坐罷職會東山寇作張公命討賊公請得便宜從事許之問需兵

幾何曰前守蒲圻數人足矣先是大冶賊黃金龍亡匿劉君孚家君孚素黠猾收召亡命亦閒爲官吏擒盜賊嘗隸公岐亭役至是得三桂僞劄與金龍潛結周鐵爪等期七月起事事泄君孚恐遂以五月反於曹家河官兵爲所敗公行次陽邏偵知君孚雖反衆未合遂直趨賊寨未至十里止宿榜示脅從者許自首免罪過三日以從逆論投首日千人賊勢孤欲即降懼誅公遣一人持檄往諭而自騎一騾一人張蓋一人鳴鉦前導命行呼太守來救爾山中人君孚偕後山夾道伏鎗弩數百公疾驅抵賊舍坐廳事賊衆環列公問老奴安在君孚舊隸麾下故呼以昵易之又問山中雨水禾稼若何若良民何爲作賊取屠戮

時方酣熱若父母妻子愿何所得毋苦耶賊皆羅拜泣公曰熱甚須少憩遂熟睡鼾聲如雷移時寤又詬罵君爭老奴何爲久不至客至乃不設酒脯君爭初懼見紿及是出叩頭受撫卽日降其衆數千問金龍安在曰在望花山卽令導行掩其不備擒斬之捷聞張公持露布語僚屬曰人謂我不當用醉漢今定何如公常襄事秋闈大吏觴公抵掌論時事飲數十巨觥吏人竊笑公酒狂故張公及之也八月復職調黃州甫抵任湖北大亂何士榮反永甯鄉陳鼎業反陽邏周鐵爪鮑世庸反白水畈劉啟棠反石畈各擁衆數千號十萬通趨黃州時援軍皆赴湖南黃州吏民才數百至不能備闔析或議退保麻城公曰黃州七

郡咽喉也棄之則荊岳瓦解矣吾誓死不去然坐困亦非策當勦之賊雖眾皆取士榮進止先破士榮餘可不戰下遂集鄉兵得二千人別遣黃岡知縣李繼政擒鼎業士榮已據黃土坳遣把總羅登雲武舉張尚聖迎擊前鋒戰少卻公疾馳抵尚聖營日午鄉兵大集有眾五千屯箔金寨與賊對壘詰旦士榮率賊數萬分東西路來攻東路賊少登雲領千人禦之而公率千總李茂昇當其西尚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戰始合之蘭中礮死賊鬬益急火燎公鬚或勸少避公叱之曰今吾死日也敢言退者斬遂鞭馬直前回顧茂昇曰我死可歸報張公茂昇恐失公急發矢殪其大旗單隨進茂昇馬跛鎗棄馬射殺二人易馬

進戰復手刃數人而尚聖自右山繞出賊後夾擊賊大敗斬馘
數千士榮左臂斷就擒登雲擊東路亦追奔數十里公得賊名
籍立焚之乘勝至呂王城衆欲少憩公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
方炊覆釜以進公據鞍草檄馳諭有能擒賊獻者重賞投誠者
待以不死脅從歸者但閉門坐家無軍器卽從賊概不追問藏
兵仗者卽良民亦誅死於是賊衆聞士榮擒名籍已燬各解散
至白水畈鐵爪世榮等欲趨保石子寨公已遣人守隘不得上
悉擒之又分衆平石映駿乃勒石岐亭班師自誓師至此二十
有四日公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絲粟黄州平時康
熙十有三年十一月也次年秋大饑發廪賑卹至活數萬人十

五年水旱災訛言復起公故示暇豫修赤壁亭榭日與寮吏歗詠飲射其閒民皆曰我公如此復何憂會丁繼母艱士民乞留者數萬有 詔奪情視事十六年總督蔡公毓榮等奏復江防道以公任之明年遷福建按察使民遮送至九江凡數萬人哭聲與江潮相亂十八年春抵閩時耿精忠亂後康親王駐軍省會閩民多以通海獲罪公力白王言諸案所牽引多平民宜省釋覆錄時大吏有難色公指庭前婦孺曰此曹豈能反皇天在上獨不爲方寸地耶王久聞公名至是益重公悉從其請巡撫吳公興祚薦公廉能第一遷布政使禁軍月徵莝夫數萬公爭於王前罷之滿兵掠浙東子女役爲奴者數萬公贖歸之各屬

納賦皆應時收不增銖黍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日或不再食隨征滿漢大臣朝使者有時來過徑入臥內或繞署周行几案閱蛛絲鼠跡文卷書冊外無長物咸歎曰于公清苦天下一人而已外番貢船有所獻悉屛之或呈樣香一奩卽持去貢使愕指作禮曰　天朝有此清官吾儕所未聞見也十九年遷直隸巡撫知縣某經道府揭報具牘訐告公疏請嚴定反噬挾制律著爲令又疏請豁免宣府所屬東西二縣及懷安蔚州二衛水衝沙壓荒糧三千餘石銀千餘兩從之又因災疏請緩征並平糶　詔卽以平糶之米作賑會旱步禱雨立沛禾黍重甦三穗民號曰于公穗尋劾青縣令趙履謙貪贖狀論如律二十

年春陛見 賜坐 賜茶 面諭曰爾爲今時淸官第一朕所深知因問勦撫黃州土賊時事又問屬吏中亦有淸廉者否公以知縣謝錫袞同知何如玉羅京對
上曰爾所劾越履謙甚當公奏履謙過而不改臣不得已劾之
上曰爲政當知大體小聰小察不足爲且人貴始終一節其勉旃旋 賜食 御書房又 賜帑金千良馬一馬
上所乘也越數日 御製詩手書賜之尋遣官助公賑宣府各屬饑 詔蠲免本年額征及積年帶征秋公請緩眞定府屬房稅銀又請破格全蠲霸州本年田賦均報可冬乞假歸葬 優詔許之未幾調兩江總督瀕行舉直隸守道董秉忠通州知州

于成龍南路通判陳大棟柏鄉知縣邵嗣堯阜城知縣王燮高陽知縣孫宏業霸州州判衛濟賢並堪大用得 旨俞行抵江甯官吏皆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鬚偉貌者羣相指目攝檄郡縣條上便宜皆為興舉會江甯知府闕 詔即以通州牧于成龍擢補成龍漢軍人由廕生起家後官河道總督諡襄勤者也南中風俗侈麗公至人爭衣布褐布價驟騰士民有歡笑無嘗絃游惰不空手櫃坊無鎖公自治官書夜中且不寐性喜飲至是累月不一醉嘗中夜苦飢索少米作糜不得笑而止時苞苴盡絕午日遣覘察吏無敢以角黍相遺者建虹橋書院擇高才生講習其中親往訓課副都御史馬世濟還自江南劾公

年衰爲中軍田萬侯所欺蔽部議奪萬侯職公休致　特詔公留任二十三年春巡海還兼攝江蘇安徽兩巡撫事四月十八日疾作召屬吏與訣端坐逝至夜漏盡坐不欹顏色如生年六十有八公自服官後未嘗攜家屬入署至是將軍都統暨察吏入其寢室見周身布被袍一襲鞾帶各一堂後瓦甕米數斛鹽豉數盎而已訃聞　賜祭葬　予諡淸端七月學士錫住勘海疆還

上詢公在官時聲績錫住奏其淸廉但因輕信或爲屬僚欺罔

上曰此與成龍不合者造爲此言耳居官如成龍者有幾十一月　南巡至江甯　諭知府于成龍曰爾務法前總督于成龍

正直潔清乃爲不負 又 諭閣臣曰原任總督于成龍朕博採
輿評咸稱爲古今第一廉吏可加贈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會
御試詞臣作理學眞僞論納卷時
上特諭曰理學無取空言如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
即理學之眞者也自
天子廣厲風節恩禮始終由是士皆慕效公吏治烝烝一變矣
公薨後軍民爭繪像祀江甯蘇州及黃州皆有祠 御書高行
清粹四字爲祠額并書楹聯賜之公軀幹修偉紅頰隆準美髟
髯精神炯炯四映與人交不擇貴賤談燕終日一語涉私即正
色斥詰每稱曰上帝臨汝又曰日監在茲屬吏畏公咸若負霜

雪及論事輒纛顏商推用此雖嚴憚愈益親樂之年饑公屑穅雜米爲粥與僮僕共之屬吏至亦以是進曰如法行之可得留餘以賑也性强毅而臨事應變無方當黃金龍就擒公亟賞劉君爭百金眾疑其過公曰金龍之擒實由君爭密計君等不知耳於是其黨疑君爭賣金龍各散去又以間離其親屬君爭遂鬱鬱以死公狀如鄉里學究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所用游徼及降盜恒撫以恩威輒先來報知武昌時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餉被劫弁告弟所爲已誣服獄具公破械縱之巡撫驚問曰盜冤眞盜何在公指堂下一牧曰是眞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尋獲盜贓尙在牧家并識贓然江甯盜號魚

殻者拳捷倘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擒公抵任官吏遠迎日旰不至方嫌疑而公已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廚傳饋餼韋皆不受按察使某年家子也請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殻壽我按察使喻意出乃以千金購名捕縛置獄是夕公秉燭坐一男子持匕首自屋梁下公叱何人曰魚殻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殻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舉乃知公神人某惡貫盈矣自反接銜匕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洶洶而公已命巾車將魚殻斬決西市孫準康熙二十五年由廕生授臨清州知州累官至江蘇巡撫有賢聲

彭古愚中丞事畧 郭琇

彭公名鵬字奮斯號無山一號古愚福建古田人順治十七年舉人康熙十三年逆藩耿精忠叛逼公受偽職乃仰粒飲水推齒出血堅臥三年不起逆平授三河知縣邑地瘠當要衝旗民雜處公拊循撫卹不畏强禦有中夜矯傳 內旨者公察其詐延與語陰遣人發其橐具得奸狀寘之法每治獄發摘如神吏民不敢欺鄰邑疑獄不能決憲司檄公往輒白其冤二十七年冬

聖祖東巡駐蹕三河 召問公不從耿逆及在籍在官狀 賜帑金三百兩 諭曰爾居官清正不受民錢以此養爾廉勝民

閱銀數萬兩多矣明年順天君許三禮劾公讞獄遲玩　詔巡
撫于公成龍察核白其枉部議落職　詔降二級留任尋以盜
案積降十三級皆得　旨留任又明年　詔舉天下廉能官李
尚書天馥首以公薦與嘉定令陸公隴其並行取請假歸葬郎
家授給事中會關中旱蝗赤地千里公一日上三疏言秦晉豫
三省有司不恤民狀先是西安鳳翔及平陽等郡饑　詔發帑
賑又　命河南運米十萬濟陝西至是以公疏下所司確議令
指實再奏公復指涇陽令劉桂尅扣籽粒聞喜夏縣匿災不報
猗氏令李澍敲骴災黎磁州牧陳成郊濫派進價夏邑令尚崇
震派銀包運南陽守朱璘朘昧分肥狀　詔各巡撫察審不皆

實議處如例得　旨寬免三十三年劾順天學政李光地聞
命在任守制不哀痛力請終喪僅乞假九月悖理乖情應罰令
離任留京終制疏下九卿議從之初公劾癸酉順天鄉試舉人
楊文鐸等文理荒謬磨勘官馬士芳有通賄情弊乞
上親訊下九卿察議以文鐸卷有疵應罰停一科別無情弊公
奏涉虛應奪職有　旨令回奏公奏會議諸臣聽考官徐倬彭
殿元飾說故入言官罪
上特免公處分倬殿元休致至是公猶以論文鐸文與廷臣忿
爭　詔解任以原品頂戴効力南河三十六年　召補原官明
年授貴州按察使又明年擢廣西巡撫墨吏望風解綬夫旣抵

任劾免貪酷令喻兆紳葉之莘粤西舊未設武科公始奏行之
會湖廣總督郭公琇請除學政積弊臺臣鄭惟孜等條陳順天
鄉試事宜九卿未盡議行 諭直撫李光地河督張鵬翮與郭
琇彭鵬並著清廉 命各抒所見勿瞻徇公條覆多見施行時
豫撫徐公潮之任
上諭之曰爾能如張鵬翮李光地郭琇彭鵬則不但為當今名
臣即後世亦足取重矣三十九年調撫廣東下車日收民詞五
千紙公愀然曰堂上一點硃民間千點血健訟何為民咸感悔
值歲旱步禱烈日中親詣獄慮囚發倉穀平糶甘霖立沛奏免
粤西解京銅鐵七萬斤歡聲載道又言粤西州縣私派巧立名

色曰均平大半費於饋送如臣未入境之先購備撫署器物皆出諸此臣當堂發還俾自悔艾其不派均平者又取盈於火耗有明加暗加等弊疏下部嚴禁時蕭公永藻代為廣西巡撫上諭以效彭鵬所行又 諭閣臣曰彭鵬前任三河時但聞有賊即帶刀乘馬往擒治毫無畏懼朕深知之御史王度昭劾公撫粵西時受藩司欺蒙及掩覆浮銷狀 詔下公回奏公疏辨諭責其忿激粗戾且曰凡被劾回奏止應辨晰是非不應支離牽引彭鵬為言官時亦曾劾人今為王度昭所劾乃訐奏度昭曲庇親戚又未指出實據雖操守清廉殊失大臣之體其嚴飭行四十一年奏免追積欠兵米價銀從之四十二年冬病篤

特詔遣中書往視明年正月薨年六十有八遺疏聞
天子軫惻有實心供職克盡勤勞之褒　賜祭葬粵人肖像祀
之尋入名宦祠著有古愚心言八卷當是時公與郭公直聲震
海內天下並稱曰彭郭。

郭公名琇字華野山東即墨人少時勵志清苦讀書深山絕爨
中四無人跡公爇火中宵讀弗輟諸鹽虀汲皆手任之康熙九
年成進士越十年授吳江知縣賦煩俗得號難治公涖事七年
弊絕風清循聲爲東南冠。二十五年巡撫湯文正公薦其居心
恬淡涖事精銳宜與行取。部以催征未完議格　特旨允行授
御史時河督靳輔請別築高家堰重隄行屯田法與按察使于

成龍議不合。詔尚書佛倫等往勘。從靳議。公劾靳治河無功。詔九卿察議。未上會靳入覲。命與廷臣會議河工事宜。公復劾靳派累擾民。靳坐罷任。江淮人誦公疏。皆額手稱善擢僉都御史。先是公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結黨私行。背公納賄及尚書佛倫等會議會推。附和要索。狀請加嚴譴。於是明珠等降黜有差。尋遷太常卿。晉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吏部左侍郎。二十八年擢左都御史。疏劾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編修陳元龍。王頊齡等招搖依附狀。皆罷之。一時輦下栗然。居無何。御史張星法劾山東巡撫錢珏貪黷。珏奏辨所劾皆誣。由公會致書於珏。屬薦郎遷高令未允。遂挾嫌使星法誣劾。事下法司察治

獄未具公奏都御史馬齊於會訊時多方煆鍊必欲坐公指使
誣劾罪
上責公疑揣法司尋法司以星法誣珽公致書屬實奏並應黜
詔星法降二級留任公降五級調用尋休致公自是跧伏荒鄉
足不入城市見者不知其爲掌憲大僚也明年以牽連吳江漕
項虧空事應赴質時佛倫巡撫山東誣劾公父景昌原名爾標
會入賊黨伏法公私改父名濫請　封典部議追奪并奪公冠
帶逮赴江甯勘治議遣戍得　旨寬免三十八年春
聖祖南巡公迎　駕德州　諭閣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至
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南總督一時貪墨吏皆投

劾去而公益以鎮靜爲先滌除煩苛務持大體疏陳黃州武昌二郡兵米二萬七千有奇請改折色運荊鄖以利輸挽又江夏等十三縣有故明藩產賦過重請照民糧起征並請豁免江夏漢陽嘉魚瀕江水坍地租三百餘頃皆 俞行三十九年入覲具疏訟冤言臣父郭景昌係縣庠生邑匪郭爾標合邑皆知伊無妻室安得有子不知佛倫何所聞而誣衊若此佛倫時官大學士

上親詰問以悞疑舛錯對 命仍給誥軸及 陛辭奏請清丈地畝且云湖南地廣民稀恐清查後賦額較前少減

上曰果於民有益所減雖多亦所不惜若不淸丈而以荒田派

征有累窮黎斷不可也　命公具疏以請公復條上三事一修築隄塍嚴定處分一無用糧艘宜停修一苗疆官吏宜通融調補又疏言錢糧攤費包收之弊宜除雜派之陋規宜去征糧之滾單宜行訟棍宜治濫刑宜革捕役誣盜宜懲屍親抄掠宜禁強族阻葬宜責飭　諭嘉其實心除弊四十一年給事中宋駿業劾公衰廢不職　詔侍郎傅繼祖甘國樞浙撫趙申喬前往察治坐徇隱諱飾罷歸抵里門盡出俸金周族黨歲饑竭貲倡賑鄉閭德之五十四年卒年七十有八入祀鄉賢並祀吳江名宦當康熙朝公與彭公由縣令起家並以抗直聞趨死不顧利害賴

聖祖寬容屢排羣議　特簡用彭公所劾之李文貞公所劾之

靳文襄陳文簡王文恭諸公皆號稱賢者二公以春秋法責備

之

上既不以爲非用作敢言之氣而爲所劾者亦未嘗以一眚掩

大德鑑空衡平悉付諸公論大哉　聖人執兩用中之盛軌誠

超出前古萬萬云

張文端公事畧 子廷瓚 廷璐 廷瑑

公諱英字敦復號樂圃安徽桐城人父秉彝字孩之明季諸生爲文一本經術以兄秉文官山東左布政二親年老遂絶意仕進家居侍養能爲孺子歡秉文殉難山東泣走數千里擕孤扶櫬歸及親喪廬於墓上墓樹変花人以爲孝感云公以康熙六年進士入館選丁父憂歸十二年以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侍讀學士十六年九月

上以公及掌院學士陳公廷敬每日進講甚有裨益天漸寒特賜貂皮各五十張表裏緞各二十疋十月 諭閣臣曰朕不時觀書習字欲得文學之臣朝夕置左右講究文義給內廬居之

不令與外事遂設南書房 命公入直 賜第西安門內詞臣
賜居內城自公始當是時逆藩播亂三方征討凡出師運餉發
謀制勝無一不斷自
聖心而
上益孜孜於經史之學公首供奉南書房故事經筵有常期而
上日御乾清門聽政後卽適懋勤殿召公入講辰而進終酉而
退暫退輒復宣召或當食吐哺趨宮門漏下十許刻迺歸公小
心愼密久之
上益器重每幸南苑及巡行四方未嘗不以公從公立朝數十
年未嘗一日去

上左右一時典誥之文多出其手十九年晉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明年以葬父乞假 優詔許之 特賜白金五百兩表裏二十疋資墓田之用又 特予公父秉彝卹典如公階二十五年教習庶吉士遷兵部右侍郎明年調禮部充經筵講官二十七年給事中陳世安劾公遇孝莊章皇后大喪一切典禮不詳愼參稽不與滿堂官面商疏稿部議鐫五級調用 特旨留任明年擢工部尚書又明年調禮部公自躋卿貳至典秩宗皆兼掌院學士並管詹事府蓋二職

上所甚重難其人以為非公莫屬也尋以編修楊瑄撰擬 諭

祭都統佟國綱文引用悖謬公坐不詳審更正議降調得 旨罷禮部尚書仍管翰林院詹事府三十年教習庶吉士明年復禮部尚書兼管翰詹如故先後充 國史方畧一統志淵鑑類函政治典訓總裁官三十六年與熊尚書賜履同為會試正考官尋乞休 溫旨慰留疏辭兼管翰詹 允之三十八年拜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公少清貧癸丑分校禮闈家人猶經旬乏食姚夫人撥得麪數斗遂舉家食麪湯將一月其涖官隨地自盡不務表襮不列密事不許人道失汲引人才如不及然有所薦舉終不使其人知以是所居無赫赫名及觀南書房記注然後知公在講筵凡生民利病四方水旱知無不言造膝前

廟多社稷大計

聖祖嘗語執政張英老成敬慎終始不渝有古大臣風然則公之立身與所以自結於

上者居可知矣公爲人忠實無畦畛外和內剛一私不染自同官及後進之士皆傾心相嚮公退惟手一編蒔花鼓琴自娛雖貧不敢至其家居族黨鄉鄰下逮臧獲皆得其和雖奸僉小人無所寄怨惡用此知與不知皆推爲鉅德長者然性實介特義所不可雖威重不能奪與物無忤而黑白較然自壯盛即有田園之思作芙蓉雙溪圖記屢見諸詩歌往往流連不已

上亦曲鑒爲四十年冬請告　優詔許致仕瀕行　賜宴暢春

園。諭部令沿途馳驛毋限常額。公致政後嘯詠於林泉者凡七年自言生平無他嗜好惟酷好看山及種樹著恆產瑣言聰訓齋語諄諄以務本力田隨分知足為誡先是 御書篤素堂額 賜公名所著曰篤素堂文集又著易書衷論二十卷四十四年

聖祖南巡迎 駕淮安疊拜 御書謙益堂穆靜扁額并聯幅畫卷白金之 賜隨 駕至江甯

上將返蹕以在籍臣庶攀轅 命留一日公復奏請得 旨念老臣懇求誠切許再留一日啟行四十六年迎 駕清江浦仍扈蹕江甯 賜御書對聯世恩堂額及書籍人葠亦允公奏請

留一日四十七年九月薨年七十有二。遺疏至。
上震悼。優詔議卹。賜祭葬加等諡曰文端。
世宗御極有甘盤舊學之思。贈太子太傅。賜額曰師模如在。又曰忠純貽範雍正八年。詔入祀賢良祠。子廷瓚字卣臣。康熙十八年己未進士。累官少詹事文行爲館閣推重己卯典試山東與同事先矢於神所拔皆宿學士。乙亥六月廷瓚任侍讀學士。
上召翰詹八人至暢春園。賜宴。賜扇。文端及廷瓚皆與焉。又兩 賜御書額。曰玉堂。曰傳恭堂先文端公卒廷玉官太保大學士。自有傳廷璐字藥齋康熙五十七年一甲二名 賜進

士及第授編修雍正元年典福建鄉試累遷侍講學士督河南
學政以封邱生員罷考事落職尋授侍講擢祭酒疏請　敕將
軍提鎮轉飭所屬將弁每朔望集兵丁宣講
聖諭廣訓從之遷詹事七年督江蘇學政十年典浙江鄉試十
一年擢禮部侍郎再督江蘇學政會文端公入祀賢良祠　諭
祭於家　命廷璐就任所回籍舉襄典禮乾隆元年開博學鴻
詞科拔劉文定公綸爲第一人廷璐所薦也六年典浙江鄉試
九年自陳年老　予告歸明年卒廷瑑字桓臣雍正元年進士
由編修累遷侍講學士晉詹事乾隆元年遷工部右侍郎充會
試副考官初在翰林嘗充日講起居注官起居注向無條例所

司纂修任意冗漏不稱史體廷琢精思爲之存館十餘年編纂詳贍稱　旨雖擢侍郎仍兼起居注官事本朝官不爲翰林而仍職記注者獨廷琢爲然五年提督江蘇學政九年調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典試江西十一年乞病歸性誠篤細微必慎每當入朝自書職名讀之曰某官張某又屈指計之曰幾字視紙上三四而後敢出督學試士日公服竟日雖燕處不脫人問之曰取士國典也敢忘共乎既告歸則益以舊德篤行自守其自奉甚陋或人所不堪雖其家人皆竊笑之然至族黨有緩急出千百金不恡也未嘗私受人一錢門生某巡撫江西過桐城奉數百金爲壽曰吾幸足衣食安用金爲又有餽蔆者曰吾生

平無病焉用此其乞歸也兩兄皆先後請告而廷瑑最後歿上聞顧謂左右曰張廷瑑兄弟皆舊臣賢者今盡矣安可得也因歎息久之其卒以乾隆二十有九年年八十有四廷璐子若需官翰林院侍講若需子曾敞官至少詹事桐城張氏四世皆爲日講起居注官而曾敞尤講正體例能繼桓臣侍郎之業掌院劉文正公嘗歎異之俾獨任一館之事云廷瓚子若霈康熙戊子舉人任嚴州同知攝義烏篆捐金造東門石橋邑人名張公橋建祠橋側祀之遷梧州知府有異政擢鹽驛副使卒官特贈按察使銜雍正九年祀廣西名宦

李文貞公事略 弟光坡 鼎徵 光型 子鍾倫 鍾佐 猶子天寵 鍾僑等

公諱光地字晉卿福建安谿人祖先春字克建年十二父以非辜陷縲絏詣郡哀訴守奇之立出其父山寇肆掠傾囊贖難民全活甚眾南安洪氏女陷賊以重賂贖回復以計脫其父歲大饑設法賑濟賊圍其寨力戰得全義俠聞鄉里父兆慶字賴甫明諸生性至孝究心程朱之學順治十二年避難山砦中全家十二人被賊擄獨兆慶得脫其兄日燝自遠歸慷慨詣賊乞釋此十二人賊義之具飲食慰遣然故弗釋也明年夏日燝募壯卒合家童百人夜緣山背上路峭險登者才二十八人吹螺劫賊帳會天大霧不辨眾寡賊大驚奔竄出其季弟弟子二人餘

紮他山不能得賊徵其黨萬餘來日𤎅用百人守險日與戰自夏至秋大小百餘合賊散走盡十人者先後歸而公與其弟實殿公以康熙三年試策論舉於鄉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分校會試尋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反海賊鄭錦踞泉州公奉親匿山谷間錦精忠並遣人招之以死固拒十四年夏密疏陳破賊機宜言閩疆褊小自二賊割據以來誅求鞭朴民力已盡賊勢亦窮南來大兵宜急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它變方今耿逆悉力於仙霞杉關鄭賊并命於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賊所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南來皆於賊兵多處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擣其虛非計也宜因賊防

之疏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為入廣之兵由贛達汀為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我軍入閩久矣大軍果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也　蔡毓榮令兵官偵諜虛實隨機進取仍恐小路崎嶇更使鄉兵在大兵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必勝置疏蠟丸中遣使間道赴京因內閣學士富鴻基上之奏入

聖祖嘉公忠下兵部錄其疏令領兵王大臣知之時廣東叛亂大兵防守贛州南安未能入閩會康親王傑書自衢州克仙霞關復進衛延平精忠降康親王駐師福州令都統拉哈達賴塔等進剿海賊並訪問公十六年正月拉哈達復泉州遣人往宣

諭公就見拉哈達於漳州康親王疏言光地矢志爲 國顚沛不渝宜 予褒揚下部議敘授侍講學士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七年閏三月同安賊蔡寅結眾萬餘掠安谿公募鄉兵百餘人扼守戍諸鄉毋資賊糧賊飢解去六月鄭錦遣僞總兵劉國軒等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諸縣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拔絕泉人恟懼公遣善泅者從水關入令堅守待援時拉哈達駐漳州公遣使告急值江水漲道阻乃導之由漳平安谿小路公叔父日煋率鄉兵百餘度石珠嶺闢荆棘架木橋以濟公出迎十里外具糧饟椎牛犒軍又使弟光垤光垻以鄉兵千度白鴿嶺迎巡撫吳興祚軍於永春大兵達泉州大破賊賊走人

海拉哈達上其功再下部議敘遷翰林學士公上疏推功將帥辭
新命不允日煌後積功官至永州鎮總兵
御書方重醇深額
賜之十九年公至京授內閣學士因面對言鄭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之又言內大臣施琅習海上形勢知兵可重任
聖祖用公言卒平臺灣復疏言編修陳夢雷當耿逆之變有七旬父母不能脫逃致被逼脅夢雷雖陷賊中托病支吾受臣密約圖反正請貰其從逆之辜既法司坐夢雷斬
詔從寬免死
閏八月
聖祖命公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公彙其讀書筆錄及論學文字

爲一卷敘而進之畧言道之與治古者出於一後世出於二孟子敘堯舜以來至於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於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於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於二者也自朱子以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啓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臣雖無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蓋隱然以見知自任矣二十一年乞假送母歸里二

十五年至京補前官尋授掌院學士直經筵二十六年以母病乞歸省　命懸缺以待二十七年夏至京時值
孝莊文皇后喪禮部劾公在途遷延弗及卯
梓宮請下吏部議議降五級得　旨勿問初公嘗奏侍讀學士德格勒有學行善占易而德格勒亦稱公有文武才宜膺封疆
重寄會天旱
聖祖命德格勒揲蓍因面諭大學士明珠過失珠聞而大惡之尋有言德格勒與同官詐議朝政者
聖祖召試諸廷臣德格勒以文劣俲五級留任尋又以私抹起居注爲掌院庫呼納所劾下刑部議罪有　旨以前奏詰公公

引罪乞處分。得　旨從寬免罪。九月。典武會試。三十八年。改通政使。擢兵部右侍郎。三十年。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偕侍郎博爾徐廷璽河道總督靳輔往江南視河工。二十三年。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有　旨令在任守制。公請給假九月。回籍治喪。不允。給事中彭鵬劾公忘親貪位。請令解任。俾在京守制。下九卿議。如鵬請。服闋。仍督順天學政。二十六年。遷工部左侍郎。督學如故。二十七年。授直隸巡撫。公在官以清勤自勵。卹民隱。尤盡心於農田水利。二十八年。　詔以漳水與滹沱合易泛濫。其導漳河由運達海。以分滹沱之勢。公疏言漳河現分爲三。一支自大名經魏元城至山東館陶入衛歸運。一支名老漳河。自山

東邱縣經南宮及青縣與完固口合至鮑家嘴歸運。一支名小
濟河自邱縣經廣宗鉅鹿合於滏。又經束鹿冀州合於滹沱。由
衡水出完固口。復分為兩支。小支與老漳河合流而歸運。大支
經河間大城靜海入子牙河而歸淀。今入衛之河與老漳河流
淺而弱。宜疏濬其完固小支。應築隄逼水入河以達於運。更於
靜海閻閏二莊挑土築隄束水歸淀。俾無汎濫。報可。次第訖工。
因奏霸州永清宛平良鄉固安高陽獻縣濬新河。占民田百三
十九頃。請豁其賦額。從之。三十九年。疏定清釐虧空之法。又應
詔條上科場事宜三則。學政事宜四則。均下部議行。特
聖祖以子牙河屢汎濫。自河間以北靜海以南皆被害。遂　親

臨相視發帑金　命公於獻河兩岸築長隄西接大城東接靜海亘二百餘里又於廣福樓之焦家口開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無水災公以隄工既成請開諸州縣水田引漳滏滹沱大陸諸水資灌溉薦同知許天馥爲河閒知府司其役從之畿屬固有八旗牧地與民田相錯歲久民多占牧爲田方奉部牒按驗公令民自首者按則輸糧而免其隱漏罪其隙地願耕者聽民便之明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務至柳岔口開河築隄四十一年飭所屬州縣廣興水利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釃渠去水遠者鑿井溉田其水道應修濬者俱借帑興工四十二年　璽書褒美擢吏部尚書巡撫如故是年冬以畿輔被

水請發倉賑貸命富人出粟平糶明年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
許志進宋駿業王原等合疏劾公撫綏無術致河間饑民散入
京城又匿甯津縣災疏下公回奏公言知縣陳大經報災不時
已劾罷至民有流離臣不敢辭咎請從重處分　詔原之再疏
辭尙書不許四十四年疏劾前任雲南布政使張霖假稱　詔
旨鬻私鹽得銀百六十萬兩得　旨即令公審擬霖論斬籍沒
十一月授文淵閣大學士時
聖祖臨御久日潛心六藝之文河圖象數之學下逮濂洛關閩
書旁及歷算聲音之道反覆研索由源達流公敬篤信程朱因
以上窺羲文之秘所奏進文字發舒心得

聖祖未嘗不稱善凡　御纂朱子全書及羣經性理諸編多
命公參訂中有淆牘往復陳請不倦親承　指授所造益深
聖祖嘗詔廷臣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嗚呼豈
偶然哉然公自初入朝即中立畏遠權勢其後位益高忌者益
眾凡公所稱薦多見排擠因以撼公撫直隸時御史呂履恆劾
公任意斷獄
上察其誣還其奏給事中王原劾文選郎陳汝弼受贓法司論
殺汝弼公所薦也
上察知供證非實下廷臣確核得刑訊選人逼供行賄狀汝弼
免罪承讞官降黜有差原以囑託私書為汝弼舉首削職公恐

子祭葬諡曰文貞雍正元年追贈太子太傅十年入祀賢良祠
公平生釋經之書甚具其言曰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
故學以能擇爲先其於程朱之說篤信之而時有異同論大學
宜還古本而以知本爲格物第一義易兼綜象數禮兼采大戴
記論子雲仲淹書有格言節取焉可也康節象山所造高明愼
師焉可也知言者以爲然公門下士楊名時李紱陳鵬年趙申
喬冉覲祖蔡世遠並以德望重於時它若張湜張瑗惠士奇秦
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陽之徒類有清節通經能文章故 本
朝諸鉅公稱善青材者必以公爲首焉所著有周易通論周易
觀象大指尙書解義洪範說詩所孝經全註古樂經大學古本

說中庸章段中庸餘論論語孟子劄記離騷經註參同契註握奇經註陰符經註歷象本要二程遺書朱子語類四纂韓子粹言古文精藻榕村語錄榕村講授榕村制藝榕村全集行於世長子鍾倫字世得康熙癸酉舉人性至孝治經史性理旁及諸子百家熟貫而析其義志氣卓然復從其叔父耜卿治三禮於周官戴禮尤精卒年四十有四著周禮訓纂二十一卷皆標舉要義簡明質實不以考辨爲長其家學然也世得子淸藻字信侯少遊徐壇長何屺瞻之門學博而醇康熙丁酉舉人己未舉鴻博尋知興國縣決獄平允以勞卒官爲文踔厲風發於歷代典章制度沿革莫不切究尤精於音學書法著有經史新記璧

經梅書辨曆及文集文子清馥質厚安雅其氣度於文貞爲近由任子官郎中出爲大名知府以廉正著稱

文子鍾佐字世諧年十三張文貞公見其文大奇之曰吾畏友也尋補諸生精中西歷算法指陳根窩千支萬湊不可胚胎皆能冥悟其子清植字穆亭雍正甲辰進士出編修官至禮部侍郎清植子宗文字郁齋乾隆戊辰進士亦由編修官禮部侍郎典試廣東陝西江南督學河南順天皆稱職能傳其家學

弟光坡字耜卿性至孝父病篤炷香爇掌禱於天果愈家居不仕潛心經學著三禮述注六十九卷光垤以軍功授通判光垠官左都督

季弟鼎徵康熙庚申舉人戶部主事鼎徵子天寵字世來號鑑堂康熙乙未進士官編修生平勵節操邃於經學在史館二十年與弟鍾僑鍾旺相依以注經講道為業皆不取室人自隨子清時乾隆壬戌進士由編修官山東運河道鍾僑字世邠號抑亭康熙壬辰進士官編修天性孝友嗜學能文章閉戶窮經術嘗兩校順天鄉試典試雲南視學江西以實行課士高安朱文端每曰百年中無或並也左遷國子監丞著有論語孟子講蒙十卷詩經測義十卷易解八卷尚書周官皆有說子清載清江清芳清愷能世其家學清栻雍正庚戌進士兵部主事官知府清江雍正癸卯舉人為文援筆自書頃刻千百言奇趣天溢莫

能窮其巧。清芳乾隆丙辰進士由編修歷官兵部侍郎清愷雍正乙卯舉人均以文名鍾旺字世賓鼎徵三子也康熙戊子舉人考授中書潛心洛閩之學以薦充性理精義纂修官著有檍訓錄重申錄周官劄記諸經雜解等書

同堂弟光型字儀卿少問學於公研究有心得雍正丙午舉人癸丑 詔舉理學。朝臣以儀卿薦 特賜進士官彰德同知有循聲改刑部主事充律呂館三禮館纂修著有崇雅堂文集臺灣私議越庭錄光北字上卿康熙戊午舉人官教諭精春秋內外傳著有春王正月辨及伏窗文集

傅清端公事畧

公諱傅臘塔。姓伊爾根覺羅氏。滿洲鑲黃旗人。康熙九年由筆帖式授內閣中書。遷內閣侍讀。擢御史。時海寇未平。福建提督萬正色以總兵吳定方等攻奪賊船。擒賊十二人。疏請議敘。部議以所獲有本汛奸人出境貿易者。不允所請。公疏言不議敘官弁恐巡緝懈怠。且有受賄隱縱諸弊。非所以安民弭盜。請敕部酌定章程。得 旨。奸民出海貿易。情罪重。其本汛拏獲者。亦應議敘。著為令。二十五年。授陝西布政使。明年。內擢副都御史。遷工部侍郎。尋以商人採輸楠木。工部監收遲延。議降調上念公在部未久。寬免之。二十七年二月。 命同侍郎多奇往

雲南按提督萬正色與總兵王珍互訐事旣敵行調吏部侍郎四月授兩江總督公至滇鞫訊得實正色珍均論罪有差八月公陛辭　諭曰爾此行當潔己奉公前任兩江總督無如于成龍者爾效其所行可矣公抵任薦賢能斥貪墨讞獄明愼摘伏如神請免江寧號房蓬搭地租銀八千兩先是贛縣民控告知縣劉瀚芳私征銀米十餘萬並蠹役不法事總督董訥發司道集勘公至劾布政使多宏安按察使吳延貴贛南道鍾有德於吏役婪贓事不卽勘鞫復從輕定擬曲爲庇護請　敕部嚴擬多宏安及延貴有德並罷任二十八年

上南巡　諭江浙爲人文之地學額應加增下督撫詳議公議

就大中小各學取入原額每二名加增一名二十九年春淮徐所屬饑公先發常平倉積穀賑恤入奏稱旨五月疏劾大學士徐元文原任尚書徐乾學縱子弟爭利害民巡撫洪之傑徇私袒庇事得旨免究劾款令元文休致回籍沭陽縣民周廷鑑叩閽訟降職侍郎胡簡敬佔產誣良及巡撫洪之傑瞻徇狀公奉命勘鞫得實簡敬及其子弟治罪有差之傑免先是給事中何楷奏定科舉額數部議每中額一名準生員六十名應試是年八月公署巡撫監臨鄉試入場時諸生千百成羣以未得預試環訴而泣公以定額未敢私增慰諭散去明年疏言江南士子每科應試者萬餘人今限以額數驟減三分之二多

士擔囊負笈而來不獲一展所長殊深憫惜請廣增科舉額俾益加砥礪以副作人之化疏下部議增六十名爲百名三十二年廣東巡撫江有良與巡鹽太常少卿沙拜互訐 命公往察勘得受贓不法各狀有良沙拜俱削籍三十三年疏言淮揚所屬多版荒田撫臣宋犖曾疏請緩征格於議臣履畝詳勘鹽城高郵等州縣因遇水災業戶逋逃者衆今田有涸出之名人無耕種之貲小民積困之餘熟田額糧尚多懸欠何能代賠盈萬之荒賦倘拘責地保里鄰逃亡益多是使熟田盡變荒田於國課毫無裨益請 恩賜蠲除則逃戶聞風懷歸安居樂業矣部議不許

上特諭曰糧從地出地爲水淺若征錢糧則於民甚苦其令免征閏五月薨於位遺疏上 詔稱其廉潔自持實心奉職懋著勤勞 命從優議卹復 諭閣臣曰兩江總督居官善者自于成龍以來惟傅臘塔一人能和而不流不畏權勢愛恤軍民深副朝廷委任之意 特遣太僕卿楊舒赴江甯致祭傳 諭江南官民曰爾等悲感傷痛朕亦聞知向來外官遠逝從來未有此遣祭之例也部議 賜祭葬復 命加祭一次 贈太子太保諡清端予騎都尉世職子雙喜襲兩江士民爲建祠江甯四十四年 駕幸江甯經雨花臺
上指其祠曰傅臘塔居官甚優大有氣節人雖被劾無怨者

特賜額曰兩江遺愛。雍正十年入祀賢良祠。

阿文清公事畧 子文恭公富寗安

公諱阿蘭泰姓富察氏滿洲鑲藍旗人由筆帖式累遷郎中康熙十九年議政王大臣等疏薦公練習部務自吳三桂叛後專司軍機文檄日夕勤勞詳慎無誤得 旨以三品卿用明年擢光祿卿遷內閣學士又明年充方畧館副總裁兼明史總裁敎習庶吉士二十二年擢兵部侍郎兼管佐領

上欲釐定戶部鼓鑄章程察除積弊 特命公及侍郎陳廷敬副都御史馬世濟管理錢法二十五年夏擢左都御史十一月

上閱平定三逆方畧論贊多舛錯 諭閣臣曰平逆始末阿蘭泰知之甚詳可令酌改務期紀事得實二十六年遷工部尚書

以商人採輸楠木監收遲延部臣並坐降調

上念公任事未久貸之二十七年調兵部尚書尋調吏部二十八年閏三月

上以雨澤愆期 命公同尚書徐元文慮囚奏減罪可矜疑者四十五人甘霖即大沛四月充 三朝國史總裁五月擢武英殿大學士三十一年陝西饑公遵 諭同河道總督靳輔議運江淮糧米自黃河泝西安以備積儲明年噶爾丹侵擾哈密

上飭令預備公與內大臣索額圖等議增撥京兵一千及陝西兵三千付提督孫思克相機勦禦三十三年復議噶爾丹逼近圖拉請遣右衛駐守大臣費揚古郎坦等往勦尋以逆酋遠遁

奏撤塞外新增驛站　詔費揚古還軍歸化郎坦兵亦罷明年
上出古北口　巡歷塞外　命公司留鑰綜理章奏三十五年
二月
上親征噶爾丹於克魯倫河公仍留京與尚書馬齊佛倫直宿
禁城　特諭公曰朕巡行後蒙古事情及一切章奏爾可閱視
奏聞九月隨　駕出歸化城　駐蹕黃河西界經理軍務十月
以扈從勞　賜內廐馬奉　命赴右衛卹賞隨征官兵奏免各
軍借支銀兩俱稱　旨三十六年充平定朔漠方畧總裁官八
月噶爾丹之合吉丹濟拉來降
上駐蹕翰特穆爾嶺　御氈幄屏左右　召丹濟拉入見公引

郎中阿爾法隨入侍

上命之出及丹濟拉退　召公諭曰爾偕降人入以防不測此

意甚善朕令爾出欲推誠以示不疑耳三十七年公與人學士

伊桑阿均以年老善忘奏辭閣務

上曰大學士最爲重任必公正和平任事謹愼者方稱職至於

記事學士可分任之三十八年夏因伊公乞休　諭公曰爾與

伊桑阿自任閣務以來凡事推誠布公不惟朕知之天下無不

知者雖以年老求罷朕不忍令去也九月病劇

上欲臨視　遣皇子先往而公已薨矣

上輟朝一日　賜銀二千兩　皇子及內人臣貿爵　諭曰

阿蘭泰存心端誠持守廉潔宜力年久懋著勤勞可贈少保兼
太子太保予祭葬如典禮諡文清四十六年冬
上與大學士馬齊評論內閣舊臣稱公能强記且善於辦事云
雍正十年　詔祀賢良祠
子富甯安初襲騎都尉由副都統遷倉場侍郎晉左都御史吏
禮二部尚書兼八旗公庫事務清聲著聞康熙五十四年策妄
阿喇布坦侵我哈密　命馳驛赴西甯視師總統調度五十六
年授靖逆將軍駐巴里坤　命同振武將軍傅爾丹副將軍祁
里德分界覘賊情形卽親率兵襲擊準噶爾邊界屢敗賊衆於
皮禪城俘斬甚衆阿克薩爾坦等俱率衆迎降進屯烏魯木齊

賊避不敢犯五十九年進兵烏蘭烏蘇遣將分道襲擊擒賊哈卒奪馬百餘破其所踞山隘獲其台吉俘斬百餘人別遣將諭降闢展城回人進擊吐魯番降其酋長獲馬駝甚多疏請率所部萬七千人各持三月糧分兩路進勦 詔傅爾丹濟師三千餉其軍明年有 旨暫停進勦時策妄阿喇布坦遷其所屬吐魯番回人而行回人多不願往中道遁回且擊敗賊所遣宰桑赴我軍乞降富甯安以 聞 命率兵二千赴吐魯番收撫安插未幾賊衆來犯乃遣將率兵四千往援而自率兵四千進駐伊勒布爾和碩調遣策應會官軍屢敗賊衆賊遠遁乃還駐巴里坤疏言嘉峪關外布隆吉爾之西為古瓜沙燉煌地濱河土

沃若駐兵屯牧設總兵官一人統之可阨黨色爾騰之路又疏
請專遣大臣領屯田諸處儲糧事宜又請以巴里坤牧駝運糧
乘炎熱草盛時分起領運殆至臨事張皇
上並可其奏
世宗御極授武英殿大學士仍駐巴里坤管理軍務雍正三年
賜勅獎諭并 賜帑銀二萬兩四年冬還朝 賜御用冠服並
雙眼孔雀翎黃轡鞍馬及朝珠銀幣 諭王大臣曰富寧安任
將軍時一心肫篤諸務井井有條且行止端方廉潔年來領兵
將軍聲名無出其右者益彰
皇考用人之明朕實嘉賴焉其錫世襲侯爵以示殊異於是由

騎都尉晉一等侯五月夏 諭獎其公勤忠實加太子太傅管鑲白正紅二旗都統事是歲 命往西安署駐防將軍六年五月坐苟且推卸奪世爵仍留大學士六月薨於西安 諭稱其人品端方操守廉潔勤慎小心始終一致下所司優卹櫬歸令陝西督撫料理所過地方官均於櫬前奠醊及抵京 遣郡王及內大臣侍衛奠茶酒 諭賜祭葬予謚文恭十年秋與文清公同入祀賢良祠